



燈下閑談序并目錄



李太尉鎮蜀日巡盜官韋絢編戎幕閑談冀釋其所聞用資談話洎余燈下與二三知己談對外話近代異事與生左子華謂余曰可錄之以示諸友得之於信厚之士者方筆錄之離成二卷目為燈下閑談亦類手戎幕閑談云耳

卷上

榕樹精靈

桃花障子

鯉魚變女

松作人語

神僊雪冤

墜井得道

政及鬼神

弃官遇僊

負債作馬

掠刺大夫

卷下

驛宿遇精

湘妃神會

井斗得僊

行者雪怨

獵猪遇仙

夢與神交

易卦知僧

代民納稅

僧曾作虎

神索旌旗

館閣書目載燈下閑談二卷不知作者載

唐及五代異聞陳道人書籍舖刊行

燈下閑談卷上

榕樹精靈

桂林幕吏穆師言美風姿屬文詞善知音律好遊

賞中元節夜點高燈排百戲於府之西門師言因

觀遊獨行青蘿帳內樹柯交蔭長衢呼為青蘿帳

忽聞異香瞥見一女子衣藍羅衣服翠冠珠珥徘徊

似有相慕師言數四送目深欲之相隨數十步

女子回顧微笑語曰誰家少年故相隨人師言應

曰無他欲觀燈耳復言曰觀燈常事何妨畧過弊

止况別有奇異燈燭師言疑女子風月未嘗見也

俄而至一室而入張燈設饌品味尤盛又褰帷幄
有二女子席地環坐女語女曰運偶時來乃是宿
分女乃邀竝坐師言未允女復言曰不須辭免早
來何似莫開眼覩人舉席大笑師言坐酒數行因
問姓氏女曰郎君何氏對曰穆女曰林諸女起賀
賀曰林穆相宜是吉兆矣女曰三代祖藻詞林德
翰院名流月裏高枝記曾折矣室中溫樹未省言
之但抱端貞豈慙松竹方當直上之拜寧防委地
之虞詢制言詞遂遭謗鑠乃至摘伐不返木革荏
苒流泉飄然三代妾承蔭育不識風霜惟慕高才

虛心久矣幸逢觀看得接光容言訖師言盡不曉
之因問女諸姓氏女曰妾諸房枝葉女曰喜會良宵月
宵月斜漏促請姊與穆郎同箏合瑟諸妹各述微
詞女遂執金鏡當心穆郎結同心在手內有一女
子吟曰團圓今夕色珍暉結了同心翠帶垂此後
莫交塵點染他年長照歲寒姿復一女子上雙瑠
璃盃亦吟曰良宵織女會牽牛瓊液成雙預獻酬
枝葉相連無替改願同松竹保千秋復一女褰帳
詩曰揉藍綠色麴塵開靜見三星入坐來桂影已
圓攀折後移長作棟梁材諸女辭去師言與女

接歡覺困少寐

見一青衣相喚持碧花牋詩

一首珠露素中書

青羅帳裏寄鴛鴦自憐孤

影清秋夕沾灑徘徊

光女誦之微笑曰可速

來同去觀光移刻二女

相呼曰恐逼曉看則

意中各不徹也師言與女相

出門諸女畢集既

盡向遊略無暫捨忽聞五更矣女曰可回此別卒

未能相遇明年今日復會耳女於裙帶上解素絹

三尺生拭汗畢置懷中女曰勿泄於人不然禍及

妾爾流涕相別百餘步遇同儕執手曰翫弄何積

年塵黷物嗅之自以為香他人聞之即穢氣也生

因出素視之乃亡人仰明之物具導此事穆與儕

驚懼復往舊所諸女屋宇俱亡矣翌日穆與儕尋

疾來會遇之處乃一榕樹空心丈餘猶有燈燼酒

痕尚在穆因省女所叙三代之事遂聞公府張珩

尚書伐去樹樹下汁如血色自後遂絕精靈耳

桃花障子

盧相國商處子性清談孤高不喜繁雜相國憐之

暫寄冠裳朝昏閑習於步虛宴席倦聞於音樂一

夕女子方掩戶和衣假寐忽有一物自窻而入覺

身隨此物而出窻乘虛而行不知幾里到一家見

一眇目道士雙環青衣來去去見備盤餚陳設令青
衣持緘如召賓客未頃青衣有異香氣氤入戶俄
見一美大夫美女人寶冠霞帔跨鳳乘鸞自空而
至揖道士曰自從炎漢陵夷飛盃拜遇今一見將
近千年蓬島幾猜遨遊之夢塵寰謫滿應多喜
會深愜乃懷道士曰伏自信絕蓬瀛謫居塵世七
百年內履歷人間只思賣卜燒丹但切矜孤恤寡
立功上達睿澤下流范陽佳人夙契盟約奏回上
帝命批依荅又以今來謫限將滿既離鄜閉特此
咨邀遂揖環坐舉盃命饌語笑數巡道士曰今宵

佳會况遇天人好賦篇章以代絃管頃刻道士命
牋毫書云鵲羽橋成星斗連何須攜室下遙天來逢
蓬蓬華當諸疫共綴詞華染素牋霓帔豈勞施粉
藻寶冠猶更貼花細人間限滿離塵土即俟瑤階
厠列仙道士執酒少年亦濡染云乘鸞跨鳳下崑
崙正值三星影入門燭銀高低攢寶帳絲牋交牙
勸瑤樽藥靈許向人間說易妙期於象外論休憶
當年陪孟德遠梁爭看酒杯翻詩畢酒罷夜闌二
少年謂曰且請道士與盧小娘子見親須青數音
衣擁入帳中青衣與子女卸衣服挿釵道士亦解

衣欲叙魚水之意女子初違拒不允青衣謂曰小
娘子勿請辭免乃道士與娘子萬億年之契分非
今日偶然也女子因從道士之情半餘月日女子
自後稍覺清健一夕女子問道士曰之情嘗聞道家去
大情欲何故誣說也道士曰不然易曰天地絪縕
萬物化淳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也蓋仙家離乎人也女子曰然則女當
有孕乎道士曰有之矣至曉却歸室中女竟未省
所由一旦相國與夫人坐次見女子舉止似非室
女驚見如此遂令姑母竊視之是夕初見寢寐初

更後寂無喘息揭其幃帳不知所之至曉帳中儼
然安寢遂告夫人夫人詢之具告此事夫人白於
相國相國曰我女處性澹泊必遇神僊詰其所往
有何室宇驗之女曰室宇尋常記有夾竹桃花障
子當堂比壁而掛畫工實佳耳相國曰今夕去時
以針度線於帳子之上女乃依言記誌相公翌日
晨起處分兩街使遍於兩市內有夾竹桃花障子
可借千條仍湏各題坊巷姓名至午間供到八百
餘條宛然有針度線處劄題云通化坊賣藥道士
左元故障子相國急遣左右密往而召之慎勿驚

動既見相公命入坐叙酒饌去左右欲啓露前事
道士飲酒訖將盃擲於梁上盃翻宛轉相公仰視
俄失道士歸宅命小娘子亦不知所在尋訪累年
寂無蹤由矣

鯉魚變女

朱相國朴未仕日江淮兵革之後荏苒鐘陵隸於
軍幕之中假以倅戎之職手不釋卷口無妄言一
旦途中遇一道士曰觀君之雙目光淨射人耳且
小而輪郭聳貼非凡俗之類也豈宜久在塵泥也
能隨吾入廬山爲學必取人間重祿遂解職陳師

事之禮從焉因近山脚臨池構一茅屋經年屏縱
略無人知一夕天地廓清月色如晝因臨堦所誦
毛詩忽聞有人鞞履而來睇之一女子自池畔徐
徐而來衣翠綠襴斑之衣揖朴曰妾守空閨不知
幾更寒暑久聞君子閑淡孤高杜絕人世矣妾雖
弊舍咫尺竟不敢略接風標聞君子誦南有嘉魚
之什深動賤妾之意徘徊數世四不覺吟咏而來儻
若不阻微誠但願永奉箕箒朴揖而對曰余脫跡
塵泥苦心好學俾夜作晝息慮忘形不識鈞華罔
知會遇便希他適不更此來女子泣而言曰可不

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讀詩豈拒其義也樸應曰
我壯年未立博學無聞遁跡蓬蒿何堪如是願小
娘且歸子朴定無他婚俟朴學優而仕日當以禮相
相納耳女子曰妾非庸氏族本王侯幸觀清風故
來匹敵蒙君見阻大是慙人若得際君恩之後何
患乎妾家無官矣朴曰休更妄言再三相惑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女子見朴情怒似怒吟詩一章曰
知君見積池塘夢遣我方思變動來操執若同顏
叔子今宵寧免淚盈顙吟畢曰觀君心堅氣壯神
爽清高今能不逐邪心他後必操斷柄即拜而去

又吟曰但持冰潔心不識風霜苦任是懷禮容無
人顧影形朴慮其深夜有魔寐之事乃入室取劍
急逐之至池側一揮而落水明旦視之池中見鯉
魚三尺而為兩段耳朴後徙於別所

十卷
松作人語

賈松先輩字夢得未仕進時多寄寓於湘浦之間
乾寧歲中因遊宜春陟楊歧遇僧齊已虛中韋洵
美唐稟二秀才同寄於水心寺僧浩然房是僧藏
書千卷松因循息此地踰兩稔與諸公吟詠讀書
而已松耳順之年未遂身名一旦有僧相謂曰足

下何須苦於篇章況鬢髮星星名利碌碌縱得卑
官薄官何如養志存神貧僧曾遇至人傳其大藥
須去羅浮配合難得奇人子骨貌非凡舉止異俗
能同吾往羅浮山去否至藥若成必有分惠便當
朱陵脫質紫府標名取舍之間試為思忖因成二
十字贈松云嵯峨山上石歲歲色常新使若盡成
寶誰為知己人松乃諾之遂同入羅浮三年守真
丹竈藥既無成吟且不廢因夜靠松瞑目吟曰白
髮不由已如是數四至於中夜忽聞松上應聲曰
黃金留待誰松乃大驚駭復應曰松居此三年未

嘗遭遇既聞詞句不竝允常願述因由以解疑誤
俄聞松上曰夫人年少當苦節希名營身子乃曰
暮顏光何須勞形役思松乃啓曰亦自知老歲矣
所吟篇什不叨利名雖貴希範時流規刺王室若
名不朽雖歿猶生復曰子之善言也吾乃軒轅氏
子知之乎松即稽首再拜不期今日遇幸神仙願
示長生久視之門曰長生久視在積習而至矣豈
教詔而得乎若使道可獻之時人莫不獻之於君
若使道可傳之時人莫不傳之於子子但能行之
以內知之以病自可得其道也觀子乃苦志力學

之人也今學已就志尚未酬今吾贈子龍虎新成
丹一粒延其天年一紀折取月桂一枝松即再拜
舉動經便復言可製天得一以清賦仍請用聖君
知之爲天下正八字爲韻便可酬其丹藥賦之致
之於松上言訖若飄風而近松於八韻素不留心
信宿方成依命致之於上訖翌日便辭及松回復
至宜春語此事於諸公諸公曰詩者動天地感鬼
神子之篇什達其妙矣若西去必捷大名松因詣
鍾陵南平王即以解送光化辛酉歲杜德詳知舉

此時禮闈試賦一字無差將知神仙預萌人事松
但濡毫書之考試入格果第八人成名榜下授校
書郎乃在五老之數號難老以餌丹之故耳其年
冬復回宜春都官鄭谷郎中時退居仰山松因謁
謝焉詩松即學弟子問及第事松對曰朝廷多事已來公
道濫濁或以地望得之或以權勢得之或以趨附
得之或以才智得之或以賄賂得之亦有倔强得
之鄭公日子之編聯何自得在人口松曰座稱之
御柳舞著水谷笑曰此意不是倔强得之耶

神僊雪冤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專權擅政害物傷人
具載於妖亂志中此不繁述中和四年秋有商人
劉損^擊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九遇公私
往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
事構置取其裴氏劉下獄獻金百兩免罪雖即脫
於非橫然則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
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青
鳥罷銜牋從此靡蕪山下過祇應將淚比流泉其
二鸞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尚殘
香幕幕白雲將散信沉沉已休磨琢投歡玉懶更

經營買笑金願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上淚痕深
其三舊嘗遊遍處遍尋看觀物傷情死一般買笑
樓前花已謝畫眉窻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
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湧亦須
乾詩成吟味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窻見河街上一
虬鬚老叟行步迅疾骨貌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
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揖曰子中心有何不平之
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其對之叟曰祇今便為取賢
閣并寶貨回即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
俠士也再拜而啓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

蔓除根豈更容鄰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
愛室若今誅極固不為難實愆過已盈抑亦神人
共怒祗候冥靈聚錄方當合身首支離不唯戮及
一身亦須殃連七祖且為君取其妻室未敢逾越
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之上叱曰呂用
之違背君親特行妖孽以苛虐為志以惑亂律身
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仙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
帝即議行刑吾合戮爾形骸但先天罪以所取劉
氏之妻并其寶貨速便還其前人儻更恠色顧盼
必見頭隨及落言畢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惶

惑遽起秉簡焚香再拜夜遣幹事費金并裴氏還
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蹤跡耳

墜井得道

青社李老世業醫術善鼓琴自言得稽康之妙藥肆
肆中多延藝術之人龍興觀有道士伊祁立人或
云數百年往來青社咸通十五年自京師乘黃犢回與
李老有舊多來鋪中賒藥或乞酒資妙玄悟不擲
卦揲著以成卦而言休咎十中八九一旦謂李老
曰今日卦兆旬日內有驚墜之苦如言莫不焉秋
七月十八日早自城北別業宿行草莽間誤墜大

枯井中向五丈餘及醒定意思伊祁立筮卦強攀
蘿而陟丈餘忽捫落一片石乃見一石竅可通身
而入遂偃樓而前來百步竅廣身舒忽聞百和沉
檀馥郁五色光彩傍列窻戶關鑠三百餘所或亦
或黃或白或黑皆金字標其門悉皆書州府之名
約二十餘里出洞門回視洞門題云大唐玄都洞
外有石橋寶閣瞰海連雲魚龍出沒於波濤日月
回環於窻牖雲霞似削島嶼如描蜃閣排空風定
而鴛鴦冉冉虹梁展處雨收而蒼鬣戔戔恍惚不
安瞻視閣內見一道士雪髯丹臉凭几搢頤傍又

有捧琴執簿者李君乃稽首拜折而坐因顧侍者
度琴而彈之李君乃稽首奏廣陵散曲道士曰爾之製
也李晉稽叔夜感鬼神所傳道士曰感鬼神非也
也此自搢神思也爾以業障不暇憶故事叔夜即
爾亡來之身道士命侍者酌石髓曰此乃太行山
中者爾乃飲之數也李乃飲之一盃訖覺襟靈和
暢吐納馨香乃悉能記從王烈入山圍其石髓復
憶忘石架之書如信宿爾遂致辭再拜曰某以業
緣障魔矯妄身端不冲霄漢之由復陷輪迴之苦
不因仙者宿昔何萌食頃雲南雨異興天地昏暝道

士乃臨檻秉簡叩齒焚香忽覩一龍金色逼塞洞
門自橋昇閣顧道士而入海去復覩海上隊伏鼓
吹幢幢移時而沒道士曰此咸通唐主厭人間繁
難却返故唐宮矣道士遂命牋管露刺李瞥見云
大唐玄都王者抱朴子拜謁乃處分左右侍者俱
從事謂李曰止此無東西吾即返矣亦自檻前飄
飄入於海中李見道士座後題牌一架鐫以金字
亦著州府之名李即檢其青州字者往洞中尋青
州門開之入丈餘下瞰平川州城廨宇定意覩瞻
乃青州也認其居止無差因覽未遍慮道士回乃

返閣候焉遂巡道士回曰爾可歸矣李乃稽首願
永為事仙官不歸塵世道士曰何擅離此他適李
乃啓者曰止此無他道士曰爾宿情未泯咫尺萬
端是故孫登云才復於隱倫識劣於保身而更叙
感鬼絕交人不堪矣是招不測之禍經云多言數
窮此之謂也子之開鑠吾未之怒不實言深明枉
如此去神仙之道遠矣李謝過叩頭乞賜金石之
言用去灰之過道士曰吾與弟子邂逅相遇不可
令汝復受生老之苦乃受其八誡云知語繁之侵
氣故杜口而忘其言知富貴之驕微故枉屈而面

居下知名利之役身故隨時而舒卷知思慮之損神乃捐情而守一知喜怒之爲害故虛己而自持知酒肉之敗性故量味而樽節知哀樂之損生故抑之而內保知情慾之竊命故忍之而不爲樽授畢道士曰能祛口是心非亦誠矜功伐聞見彼過他短全忘徇利貪名汝能勤而行之去矯枉之辭乃小瑕耳子能隨吾手指抽石架上素書來便是耕道得道獵德獲德李即隨手依言抽之展視乃是療三十六種風白元子方論道士曰將歸配合遍療世人功滿此來願珍重自愛言訖李即再

拜揮涕不已道士曰石髓仙書俱得之矣何苦悵望乎吾非不能留子但亦陰功未滿俗態尚存可因此方論而得度世間勤不怠吾當望也令侍者特將匙開青州門侍者令李閉目乃在青州北門及到家妻子除服矣乃乾符三載也遂精專配合其藥急施於人無遠近高下與之自後商徒以爲貨物歷江南塞北救療無不痊愈也數年來不喜聞食氣乃斷穀多止精舍因訪城北枯井昔日踪跡一旦醉至暮不歸自此後得路而仙去矣

政及鬼神

賈客林道恭不知何許人也貨易往來江淮因過馬當廟前遭風流溺財貨脫命登岸咨嗟未已觀一瞠然而來問其緣由道恭具事答之老人曰此過者馬當神也足下曾知淮南令狐相公否此人正直通神見主陰籍若能陳述必得雪之道恭竟往淮南投狀相公覽狀判付承事官孫肇急往追之孫肇乃宣城人也受得判頗甚憂戚因問道恭其老叟之言孫肇依言至廟焚香啓祝之次觀金壁背座後有一人身長丈餘衣紫衣戴金貼帽子手持骨槓半出而言曰但請却返吾當自來語孫

曰謝遠追呼不無費用有錢一百千來夏請於本管宣城取之今可遣買一盃漿來孫依言置之神前神即手執漿水誦神咒訖謂孫曰能療天行赤眼人取一環言訖孫即於於瓶甌之中神即避重而影滅孫還淮南至府門見廟神紫綬金章迎前而立遂相將訪內間見相府相府責曰君為廟神受奠享為福祐翻損舟船特此追邀在實分劈神曰雖居廟食專切修持遇行正直者保往還安流見為邪僻者俾風波沒溺相國曰此事是爾掌之何沒他賈客鹽貨神曰向者賈客林道恭

搗石膏末攪雜鹽貨欺負神明是非便請速返廟
堂神即罄折而孫肇來夏返宣城果遇一郡人悉
悉患赤眼以其呪水點之僅千餘人應手除愈凡
欺心意者豈欺神明乎

弃官遇僊

楊內侍忘其名授東川監軍判官罷後於綿竹置
家天祐中洎入蜀聞說羈縻化司消息甚濃楊遂
不辭知舊而竄至州憂戚惶駭頃刻不可過因縱
步市中聞開場戲笑遂往觀焉俄見一叟衣大白
裘揖揚曰觀子之貌憂色可掬揚具對之叟曰小

事耳此地如有舍可稅一七日然可他適雖露顏
狀無異乃拜而詢之曰今便可假舍矣擗掠犬餘
其紙三數百張九孔隙悉令塞之不令通風內置
榻取便不獨今來變其形兼俾他年獲其子息揚
聞欣喜再拜致謝於叟曰某今奔迫出城行李甚
困此地又乏知識何以奉酬叟曰子在難中不須
是說吾方營少錢物以贈子但覓其金訖可置水
銀來乃入甘鍋子內藥一丸烹之俄頃出秤之銀
一斤無所剩矣叟曰子少年禁中曾活數人命有
此功積惟宜傳授子得之可用救人急難勿蓄家

家財矣楊乃拜仲弟子禮遂書二十八字後云五色雲英生海月能飲南方赤龍血生冷宮中住雌雄紫金臺上凝霜雪別有隱秘不形於文默以口授取藥三粒付之曰入室服一粒經三日服一粒經七日服一粒渴即啜參苓湯藥力盡即思食楊依其言曰滿將出見叟書門上云功滿他年青城相見楊乃得路歸綿竹到家滿頷生鬚妻僕不識後果有數子復魚姓焉數年後青城訪其叟無蹤跡耳

負債作馬

崔寓清河太師安潛之後父時光啓年至鄭州尋親乃值淮西士馬不歸輦下遂至湘南遍歷重難多行惻憫行市之內生舉之間或有信則歸還或無行則抵諱長沙中有主人店封八郎自崔取銅錢一百千分折之後因循不還崔亦不迫促乃至九十一二年内崔宅夜聞叩門甚急伺之不見有人如是再三崔纔寢夢與八郎坐見說欠負事俄有黃衣使者持牒言曰封某負銅錢一百千為馬十五年封自坐化一紅駱馬跳躍嘶鳴下階望廐而去崔未覺聞僕者報馬生一紅駱駒自後崔乘

十五年無起臥驚蹶之苦他人馳驟必擺頓蹶失
或羈絆偶脫長途所使盡力追隨無計而得崔每
呼封八郎即泯耳低頭而歸廐中予目擊故錄之
也

掠刺大夫

陳留劉令咸通末罷秩自京抵三峯訪舊知憇華
陰令旅才但見一人馬導從亦入客館劉疑是節
鎮替移修名謁焉見一人衣紫腰金神清貌古相
揖而坐紫衣謂劉曰知足下善畫駿馬服姓名久
矣此際欲煩畫二馬閑觀儻不賜阻當以厚賂奉

酬劉未及對左右以持囊絛至前劉即依命畫成
置於紫衣坐前紫衣歎曰飛鬼紫駕不可過也乃
人間之絕工矣若能為膊肘加焰耳鼻添毛眸光
絕色而射空脛毛毯然而覆地此始謂之天馬可
以獻於上帝表其臣心劉令乃依命添之紫衣謝
曰相識否劉令曰未知君名位紫衣曰吾乃天下
掠刺使李大夫也荏苒人間五百歲矣視聽粗益
頗得均平幸聞駿骨竒毛得以聞天述績遂修表
獻之云立都大夫天下掠刺使臣李鼎貢天馬二
足右臣某言虔奉天恩委司人事執顯晦之衡鏡

掠貪婪之羨餘今幸無曠遺畧得言述塵寰眇邈
常頃向日之心歲月遷移合議聞天之貢前件馬
誠因變化孕自涵濡房宿四星寥穴之光芒失色
周王十影瑤池之蹀躞寧陪因施丹艸之能宛被
素立之妙足用彰其素志表以立功騰驤可馭於
風雲驅策候昇於霄漢雖作土貢路陟天衢說瀆
天顏伏惟云云俄忽毛骨駿異踴躍嘶鳴遂却使
持其表控其馬乘紫霧昇清霄俄頃使回執天判
而下曰李某損有餘而奉不足行道也旣明折中
方議褒稱立功未滿於三千清秩遽延於五律前

志越同上仙符到奉行爾宜從命紫衣焚香秉簡
拜恩訖致謝于劉今日不因足下手筆何以致此
天恩遂修緘請於上都峨嵋解院主事僧請一房
支錢先寄五百千以酬繪絲之功度書於劉劉即
跪受紫衣辭出如拏風雲倏忽不見劉如夢醒移
時書至寺僧云其錢已經三世闍黎其錢貫索朽
爛點檢尺及四百四十千即交劉未發問僧偶犯
禁金吾繫之約費六十千方正後劉令歷官一十
二享壽百歲餘弃家入華山自後不知所止矣

燈下談卷上

燈下閑談卷下

驛宿遇精

襄陽軍衙小吏歐陽訓稟性兇猛每遇兇恠宅宇輒造之無不除絕矣因使出嶺外經新林驛驛吏曰此驛有精靈舟車往來者不得安寢則未有害人訓喜聞之是夕昇堂明燈而夜坐色未分忽見一女子浴粧茜服行步徐徐言詞款款自東序而來吟曰月明階悄悄影隻腰身小誰是騫翔人願為比翼鳥揖訓而入訓謂此必精靈乃命坐盃酒詰其姓氏女曰世業醫術妾功產乳空度閨房積

有年矣祖禰悉解牽飛爾是往來神魂鈍濁就枕
而多成魔魅接言而悉見荒迷年代既深遂傳撫
實今幸遇君子得以論心願採精誠更不疑阻妾
有催生妙藥君子得無用乎訓然之遂於裙帶間
取貼之度與訓曰燒灰為末酒服之女謂訓曰容
色鄙陋有玷君子與君薦歡少刻妾身為幸矣不
不然必罪及妾耳訓懼為魔魅數四不允女復曰
今幸得接英姿況非舊契豈敢相託訓因不免就
席而已再飲訓既執酒女繫盤歌曰飛鸞身輕未
是輕枉將弱質在巖扃今來不獨同鴛枕相伴神

魂入杳冥女與訓語笑相合乃滿飲數盃其女似
醉訓入房取劍揮之忽變一飛生蟲為兩段耳驗
其左翅下無毛後開藥視之有飛生毛數百莖後
襄陽親識間有生產者以一莖燒灰酒服之有驗
自後驛中無有其恠耳

湘妃神會

濮陽人光啓中以中原喪亂兵革竟起自上蔡將
命嶺隅經於湘邑駐泊有博陵崔渥自蒲坂相次
而至於宴席中會遇情相甚洽因以為友博陵曰
此地歲稔人安且可寓乎濮陽曰然乃同寓於湘

邑但有一山可翫一水可遊常挈盃觴靡不經歷
春末因謁二妃各題一絕濮陽曰目斷魂銷正惆
然九疑山際路漫漫何人知得心中恨空有湘江
竹萬竿博陵曰萬里同心別九重定知涉歷此相
逢誰人翻向群峯路不得蒼梧殉玉容翌日登眺
江亭又各賦長韻濮陽曰檻外征帆次第行漁歌
偏唱竹枝聲荷翻水面真珠碎柳颺灣頭綠線輕
巒隱九疑忘去處淚經千古轉分明寥寥日暮雲
空淡應為嚴粧廟貌清博陵和曰閑步江亭駐客
行殿臺高敞杜鵑聲風生屈宋魂應散雨過黃娥

恨亦輕春笋亂穿堦蘚缺晚霞傍襯野花明翠華
不返蒲闕去鴛鴦數行松韻清興闌日暮各歸旅
舍忽見二青衣自山而來容質天妍言辭俊雅謂
曰妾家娘子令來傳語二處士知題詠詩篇經於
莊側幸一過訪無以踈間二生娘子誰氏青衣曰
莊至此二三里刻頃必知生自謂必風塵之家也
因從青衣而行可三里見門庭華盛非凡俗所居
須臾屈至殿堂乃軸珠簾見二女雲鬢明粧坐於
殿內左右侍者皆類於宮姬有朱衣使者曰此舜
帝二妃廟貌在此二子則肅拜如臣禮二妃曰妾

舜之妃與處士不相君臣乃各拜台升堦坐於殿
側命備飲食次問行止各以其對時一更矣妃曰
今夕二君子相訪不可不成一筵今召吳王西施
紂君妲己桃源洞仙子洞庭龍女來逡巡諸女侍
從皆至妃前各拜叙云云二生退立不敢仰視妃
謂青衣曰引諸女伴見二處士各拜禮畢命坐飲
酒數巡酒饌皆珍美器用皆瓊瑰不可殫述妃謂
曰妾以舜帝妃狩竟絕歸期歿於湘川凡數千載
立自祠廟往來而篇詠者詞多戲謂不近風騷或
將雲比翠鬟或以花伴丹臉固知至理罕造玄微

如君子句有一絕乃光前後耳乃吟曰何人知得
心中恨空有湘江竹萬竿如此吟詠久而不已諸
女聳聽皆稱

濮陽止於擣挹飾謝不敢多言

妃曰感君子之製今夕故令召耳說淑景和風鳥
啼明月盍各賦詩乎諸女曰敢不聽命乃索紫毫
碧牋二妃各賦詩一篇曰鸞輿昔日出關蒲一去
蒼梧更不還若是不留千古恨湘江何事竹猶斑
又曰愁聞黃鳥夜關關瀉汨春來有夢還遺美代
移刊勒絕唯聞留得淚痕斑西施詩云方承恩寵
醉金盃豈謂干戈驟到來亡國破家皆有恨捧心

無語淚蘇臺。妲己詩曰：歡樂平生自縱心。武王兵起，勢難任。自茲宗社頃危，後方悟當時酷暴。深桃源仙子詩曰：桃桃流水兩堪傷。洞口煙波日漸長。莫道仙家無別恨，至今垂淚憶劉郎。龍女詩曰：涇陽平野草初春，遙望家鄉淚滴頻。當此不知多少恨，至今空寄在靈姻。濮陽詩曰：常說仙家事不同，偶陪花月此宵中。錦屏銀燭皆堪恨，惆悵紗窻向曉風。博陵曰：春鳥交交引思濃，豈期塵跡拜仙宮。鸞歌鳳舞飄珠翠，疑是陽臺一夢中。詩畢時已四更，酒闌歌闋，謂二生日已，令青衣各設一院以奉。

巾櫛更無飾，讓二生拜謝訖而出。妃子引諸女入於宮內，二生隨青衣宿於院內，裊裊服翫靡不華鮮。酒酣睡濃，不覺暝曙，驚覺一無所見，只有二青衣泥塑侍側，乃覺宿於二妃廟廊廡間。因思寐中與青衣交感，驚懼走出廟門，退歸旅舍。唯有青衣數日，中二生往往於寤寐間會遇，後歷嶺表入南海，夢中相別，涕泣而去，不復寐見矣。

升斗得僊

李相公珏鎮揚州，日夜夢長衢而行，見一金字牌，屹於路左。觀者架肩接踵，遂詣看焉。金書云：淮南

道揚子縣李珣得仙班珣遂於牌下久而不去俄見
一羽衣乘鶴自天下爾是何人敢當此立珣啓曰
是淮南道節度李珣今觀金牌有字言珣得道是
敢當此而立羽衣曰非子也淮南道揚子縣李珣
三代販春糠糝心不忘道陰功數滿運偶昇天上
帝遂降金符金字預示上下神祇言訖昇空而去
珣夢覺將旦令左右遍於坊郭府縣尋訪竝無李
珣忽示揚子縣檢舊簿籍集余行有李珣遂差人
訪得李珣年六十為與府主同名更之見係集余
行相將詣於公府珣具公裳命左右策杖設拜恭

禮以父兄禮誥曰三代販春糠糝不棄集余悉令
他人執升斗自致豐盈之因復賑饑寒之人公歎曰
曰三代販春陰功猶著數年蒞事功德茂聞莫若
自知尚虞天遣敢言曷不慙乎未逾月其人白日
冲天是時文儒之士著李珣白日冲天詩十有六
七是故相公詩曰金字分明見分明列姓名三千
功若滿雲鶴自來迎要警貪憚息將萌寵辱驚知
之如不急霄漢是前程幕吏上相公詩曰同姓復
同名金書應夢靈彼行已功滿此德政惟馨中國
為元老遙天是昴星將知賢相意不去為時寧餘

詩不錄耳

行者雪怨

韋洵美先輩開平戊辰歲張策侍郎下進士及第
受鄴都辟焉乃挈家中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
殊麗纔達臨河令女使賚二百足及生餼事事周
備而露意焉生悄然進無所容足遂令粧飾更服
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良家子韋未第在大梁
日酒禮聘之善談諧筆札乃曰賤妾身事君子願
永為箕帚何期中路遽離別乃取牋管收淚書之
曰妾聞閑房君路岐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儻過

巫娥伴必逐朝雲暮雨歸洵美觀其製述亦書一
絕贈之曰別恨離情自古聞此心難捨意難論承
恩必若頌時服莫使沾濡有淚痕生乃不受辟悒
恨而奔乃速渡河昏黑至一寺憇焉假僧榻而寢
長吁而吟曰四壁忙忙蟋蟀聲背燈欹枕夢難成
人聞聞有此不平事何處人能報不平復吟之次寺
有行者繫條衣褐排闥而入揖韋曰先輩萬福心
中蓄何不平之事韋具語之何人能報行者適聞君吟何
處人能報不平吾雖不才願報不平之事欵然出
門而去韋不敢寐坐至三更忽見擲一皮囊入門

中乃貯素娥而至侵曉聞其事寺僧言在寺打鐘苦
行僅二十餘年自此不知所之韋亦遁跡他所

中書所不獵猪遇仙

泰山獵人亡其姓名因射起一猪中其膊逐之人
一石室三十餘步矣失蹤門內有人宣言曰何人敢
射仙家猪付獄償死復又聞傳曰猪既不死便當
赦之俄見內列朱門粉壁絳節霓旌瞥見一人羽
衣星冠執帚而立喝曰下域人緣何輒至蓬玄洞
天主元帝皇之宮獵人即拜具述因逐一猪失蹤
至此執帚曰此乃仙家猪不可見也吾乃魏朝尚

書王輔嗣雖名處真僊謫居朝職無何逞其才智
攻乎異端為誤道德經為因果之理譴責至今未
滿况老君何可容易得一窺否子宿有道緣未滿
復又為罪障引汝畧窺者君速宜積行遂引至一
殿於金隔中仰窺見老君當殿而坐百萬神仙正當
當朝集諸衛擁其後五帝列其前問執帚曰諸天
神仙首者誰 廣成子三十 真官首者誰曰
張道陵會朝退觀臺基欄檻竝金玉為之遍地遙
天錦繡而已俄見鼓吹優唱鑾鶴幢節間僊子數
人自空而至殿前獵者復問著語者誰曰黃幡綽

導引者誰曰黃玄鍾復問通曰次排董雙成奏雲
和笙其詞曰浙瀝復悠溶諸天樂所宗悟悟形類
鳳冉冉勢從龍片觸峻嶒碎聲飄列缺重不辭歌
一曲此會信難逢詞畢樂退執帚者曰可返勿候
請者至累吾復受譴責矣獵人拜辭尋舊徑而還
顧石壁孱顏林木森聳歸家詢時代已十二年矣

夢與神交

史松先輩鄭滑人也因試春官下第薄遊荊州天
成丁亥歲冬末到武陵謁舊親戚憇於豐州門外
旅店是夕燈下修刺畢忽欠伸就枕纔寐見一人

紫衣服髯鬚多行步迅疾入揖曰大王傳語秀才
適覽入地界狀報方知秀才特至武陵賴便咨屈
幸希過訪無阻情誠松乃相隨出門遽促上馬驅
殿而行可三十餘里路途相繼傳達俄到一朱門
下輿傳呼王來見一人被王者之服玄冠揖而偕
行乃昇殿而坐王曰寡人據此土地數百年來况
忝正封竊號王近南楚國土應天順人致謚議安
濟封冊切知足下懷才抱器識禮知書輒邀延
望為濡染謝讓上帝表章可否松曰小儒末學藝
寡才微前年請解滑臺書魏闕穿揚箭短點額

痕深雖此南遊即譴西上不讀大王行狀難述上
帝表章乃令取後漢列傳及冊函前後名公祝詞
一一展視松方悟名與王同起 日修製不敢推延
延但緣名將犯諱王曰幽顯殊途且非家族松乃
再三乞更名王顧左右傳語文籍司可啓暫借已
去登科記來逡巡取到檢尋內有史邕成名王曰
松邕不離聲韻得非將來乎松拜而更之乃操觚
染翰表成呈於王同具冊號右臣聞生爲國珍歿
當廟食前文備載往哲所標苟非正直以流芳曷
得蒸嘗而受享臣名傳史籍威靈遐陬佐漢之功

業炳然在楚之明霧著矣一昨戊辰年楚國王興
師取武陵日以雷氏旣違庭訓人員親盟臣於此
時畧施陰贊向明背暗喜聞英傑之言助順摧兇
未爽古今之理武陵尋當銷解雷氏亦許遁逃是
致南楚國王議改封冊敬陳曩事致讓於天 中謝
臣謹者別行陰陽焉圍護封陞使一州無鼠竊狗偷
保三楚常風調雨順遇過乞而專行戮勦逢公忠
而敦固行藏自然上答穹霧不負封冊 云云 王覽
訖曰表雖至嘉書誰得妙復言曰文英大師廟見
開通顧左右將寡人所乘龍駒傳語命來夜至三

更取到王謂大師曰寡人正受封冊適命史先輩
脩製表章闕人繕寫且師之名號上帝知之有此
相煩無恠來脩脩公稽首而曰文英師號豈敢當
當乎王曰師再西去必當受之何訝預呼也公遂
攘臂書之畢王覽曰筆妙詞清光前絕後脩公與
史且味平生但相揖而已王遂令左右備盤饌於
寢殿女樂前後數部陳設炳然煥於人間生遂獻
王夜宴詩曰妙樂佳人數步隨殿堂高敞盛威儀
鳳笙品弄檀脣散鼉鼓喧鑄錦袖垂寶帳珍華光
照灼玳筵花燭影參差酒酣回顧清歌妓粉面皆

言某在斯王覽賞歎再三遂示脩公脩公曰又觀觀
先輩贈獻王大高作豈貧道不銷先輩長歌藝薄
豈可稱觴揚作者何惜濡染乃作歌而贈曰真蹤草
聖今古有脩公學得誰及否古今人一手書師今
今書成在兩手書時須飲一斗酒醉後掃成龍虎
吼風兩走兮魍魎走山岳動兮龍蛇鬪千尺松枝
如蠹朽欲折不折 巖口張顛骨懷素筋筋骨一
時傳斯人斯人傳得 通神攘臂蹤橫草復真一
身疑是兩人身歌畢酒遂各辭王曰莫訝是請各
有家國緣吾師勿倦半 之中辛勤還免十年之

外屠割秀才無辭吐鳳再必使登龍各欲厚遣
珍華但慮却為禍害來之事不欲明言辭謝出門
門分路而返夢覺五更初矣生披衣待旦携刺入
城遂至開通且訪脩公之院公未出問於案上書
出余夜來之歌及相見皆話夜來會遇之事二人
便如曩契更不欲傳於人矣

易卦知僧

僧雲涉長沙人也幼歷大瀉山門參禪外學易光
啓年夏遍遊嵩華回嵩山道中見一人身貌魁偉
負空擔一條以繩繞兩頭同行數日雲涉詰曰長

者行李負空擔何用又不擔物荅曰有者即擔無
如何擔雲涉不能對問涉曰吾師杖頭結何文書
荅曰筮卜書擬往蜀中間易道人曰僕近蜀中來
蜀自嚴君平後少人知易師切於師問依吾指一
逕而去勿憚遠近必遇奇人雲涉至依言而行歷
水涉山衝風犯雨行兩餘月日其逕微微望遠百
步虛見似一人非人靠一枯杉而坐雲涉行將近
其人遂起入一草庵之中雲涉至庵側整頓衣帔
聞內將錢擲卦之聲卦成曰蒙之師復移時間消
停卦曰宗廟丙寅動木世在丙戌土應在戊寅木

曰童蒙求我我求童蒙師者師貞丈人吉無咎君子以容民畜衆且寅木伏癸酉金來酉字有木邊作日移三點其傍即湘字也世歸戊午火七日卦東南方荆湘人也世丙戌土伏癸丑土來屬陰飛伏相刑八月卦建酉酉自刑又屬陰此毀形之人可是僧也既相刑尅來應不反即云乃吾弟子自湘南來也雲陟伺斷卦畢遂入庵中見一女子道士結草為衣狀雲帔遂問雲涉曰何由至此答曰幼攻易道未遇奇人乃自湘中遊歷京闕因自商山道中遂至此得遇仙者喜拈交深又問何人指示此來涉具對之女真曰識此人否對曰雖同行數日未知姓字曰此乃華山學士王生乃俠客之祖亦吾學易弟子近此自去便輕指示生來來甚當之因留涉坐細論易道飛伏微妙之理曰吾師不可久住此間便可速歸湘楚有人問易當為決疑便是陰功延其夏臘涉稽首致謝問曰願聞師之姓荅曰吾乃商山李五姊也涉辭之遂歸湘外栖止道林於易道之中高下所仰

代民納稅

鄭冠卿入都人也昇道諸房乾寧初授臨賀縣令

考滿於桂林禮辭因阻兵未還輦轂夏日偶遊栖霞洞遇道士立於洞門納涼因揖入內數十步坐磐石之上列碁局酒壺而已傍有二童子衣青執笛道士揖鄭而坐問以子自何而來得至於此冠卿曰日來除授考滿將回又問曰業何道藝曰雖承蔭緒因讀禮經粗識官方因議彙選又曰子不聞漢典以專經方仕又復聞鯉趨過庭訓以詩禮既不讀何異面墻而立是無所覩也又聞學而優則仕既無所知何以仕也冠卿曰既奉明教即習學也道士曰何異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是故

傳說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又曰於學外何好曰少小學笛頗得其妙道士因就青衣取笛度與冠卿吹之玉笛之手因舉盃道士對飲顧執樂者聲樂久而方畢道士相顧曰得不謂之聾俗冠卿曰樂知遇神仙自目注酒壺不移道士謂曰爾思飲乎遂倒壺傾之不出因滴漉盃中冠卿飲之二道士因覩戲毫在傍乃賜冠卿詩一首倏忽而來整少留九間風月已三秋趨名競利何時了害物傷人早晚休禍極累成為世謗貴榮過却與身雠君看虎戰龍爭者幾樹白楊飄壠頭名利

教跡便可踈俗情時態莫躊躇人寰律歷三回換
仙洞光陰數息餘應信令威曾化鶴亦知莊叟美
游魚不緣過去行方便那得今來會碧虛既各贈
詩冠卿拜而受之特辭道士因問子在官時行何
好事冠卿答曰自度無能行常憫每見貧民有租
租稅不逮者嘗出正俸錢代而納之行草野見暴
露不葬者即解衣裾為瘞之道士相顧曰是此特
得遇吾也能常行不怠即不在知詩禮也方今四
海區分諸侯角立無非重斂以贍強兵是天使然
不由人事古者為政尚寬簡務儉素不銜聰察不

役智能昔宓子賤得之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
黯得之不出閭而東海之政成子不聞王喬許遜
宰天下什一而稅復能飲食藥今之十九而稅
又直徇利貪財子儻不為官復即林野則可保其
天年不然則天枉矣道士曰可返冠卿辭出洞復
舊路而歸至路口見二樵者問曰洞中酒樂何比
俗塵冠卿曰酒不多飲樂且少聞樵者相顧曰此
遇同不遇也然神仙不可力致此遇亦由過去多
生行方便也今生天年固無減折再問識此神仙
否冠卿曰不識曰日華月華赴南溟之宴屆此憇

焉言畢十步之間已亡二樵者冠卿歸家驚喜三年何處所止服已闋矣後冠卿不慕名宦退居馮翊一百四歲無疾而卒

僧曾作虎

桂州延陵寺僧延俗姓黃名彥未作僧時爲西南南城外界子所居土名綫纜渡同集居人立一義社彥爲社長每遇春秋時祭三王乞福甚有感應無何歲久用過衆錢十二千遇祭時算其錢重立誓曰若私用錢者後身當爲畜類彥因秋祭大醉喧於廟庭指射其錢而散歸迷其路宿於草

三鼓而有神唱曰天符下黃彥用過錢一十二千可爲虎一十二年遂脫其衣服以皮令二鬼攏挾而行由是村落捉猪犬之屬竝依二鬼所使每日有食草穢泥土有食蝦蟇蚊蚋數年後有隣人於溪水中見彥在水中浴但露人首而行語曰我爲虎尚欠三年你勿懼我我不害尔我爲誣因神明使過衆人布施功德錢我當別無奉酬來日於此樹下輟所食狔以奉遂化爲虎而去隣人志其言來日果往樹下取其狔乃見一少年伏地衣裳損破久而方甦言被一虎曳來於此隣人訝之

後年限滿夜遇一僧衣帔頭毛雪色持錫斲其腦
骨逡巡皮解毛落戒曰汝便為僧脩慎勿
違犯齋戒為僧之後欺罔衆生盡劫不復人身時
二鬼相隨二鬼稽首白云亦願乞度脫授以
三皈五戒而沒見其為人寐於草莽間身體垢膩
酸疼赤裸無衣妻子驚歎將衣隔戶拋與親識鄉
里畢集言為虎之日擒捉者悉見畜之形為是人
形者誤有驚土地決鐵杖一百後患左毛大指伸
言為虎時夜行至慕化縣食一不孝被里人襲逐
打損前脚大指後入延齡寺見白衣菩薩發願化

人修殿揭茨籬於桂林寺三十餘年俗號黃大虫
天中方卒

神索旌旗

陸侍郎宸累代登庸三使吳越藩鎮仰縱橫之辯
朝廷欽謗諤之詞開平末冊吳越王登青州兩日
忽白日天地斗暗雲雷驟起雨若盆傾浪如山屹
千虬萬獸湧躍波間劔首鋸牙俯臨船畔忽見一
人伏劔曳履朱衣玄冠入船問侍郎何在公乃秉
簡前來揖曰龍王傳語侍郎久欽令望未挹光容
輒有情誠畧須聞達寡人以陰功疊著帝命冊封

為闕旌旗尚稽拜今受承經歷須致咨析幸無見
阻來入旌節便希分付侍郎曰旌節國信錫賚藩
侯若獻大王是虧臣節既去復來曰傳王語侍郎
近奉上帝誥命合具咨呈觀一幅白麻鏤金大篆
曰錢鏐強據數州云云二國之封只將暴性
以臨民未見陰功而及物金德若頌其專命水府
宜滯於行人云云帝命斯請詳事體讀訖腥膻之
之氣滿船內音樂之聲徹座間前而而隊伏罷
後顧而旌旗已失俄然烈風迅雷昏黑莫辨瞬息
之間天地朗然已達錢塘矣餘事更不錄已在別

書載述之耳

崇禎甲戌借葉林宗本錄仲昭所書

七月初二日孱守居士

崇禎戊寅得於書賈吳姓者價用六分

十二月初十日葉石君

燈下閑談卷下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